

## 唐宋時代の中日交往漢詩

孫, 東臨  
武汉大学助教授 | 武汉大学助教授

<https://doi.org/10.15017/9734>

---

出版情報：中国文学論集. 14, pp.12-30, 1985-12-31.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

孫 東 臨

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長河中，漢詩的交往是不容忽視的一道激流。中日兩國的作者國籍不同，種族亦異，却使用同一種語言文字，抒發春樹暮雲之思，書寫遠游客旅之情，歌咏友鄰的人物習俗，吟誦他鄉的山川勝蹟，這既加深了兩國人民內心世界的溝通，又開擴了漢詩的表現領域。這些詩作由於散見於兩國各個時代的典籍之中，蒐集非易，訓釋殊難，所以向來問津者少。筆者於東渡扶桑之前，即與友人萌生此志；去歲抵瀛以後，多蒙日本學者朋儕玉成鼎助，其志愈堅。今天不揣鄙陋，將譯釋中日交往漢詩過程中的些須所感，謹呈於在座的大方之家、友人及諸君之前，敬請批評指教。

我所使用的「中日交往漢詩」這一概念，是指中日兩國作者在交往過程中以古代漢語為交際工具而創作的舊體詩。所謂交往，包括直接交往（即面交）和間接交往（即神交）兩個方面。中日交往漢詩由此可以分為直接交往詩和間接交往詩兩類，前者係指中日兩國人士在面交過程中所寫的贈酬唱和、送往迎來、悼死傷亡一類詩作，如日人絕海中津

的《應製賦三山》與明太祖的《和絕海中津賦三山》<sup>(1)</sup>，唐玄宗的《送日本使》<sup>(2)</sup>、日人元開的《初謁大和上》<sup>(3)</sup>，元人清拙正澄的《悼日本賢禪人》<sup>(4)</sup>、日人安東元簡的《哭朱老師》<sup>(5)</sup>等。後者係指客居中國（或日本）所作的非贈酬詩以及在本國所寫的有關對方國家人、物、事的詩，如日人雪村友梅的《宿鹿苑寺》<sup>(6)</sup>、明人陸仁的《題吞碧樓詩》<sup>(7)</sup>，日人惟肖得巖的《讀文丞相集》<sup>(8)</sup>、北宋人蘇轍的《楊主簿日本扇》<sup>(9)</sup>等。

中日之間的漢詩交往是從唐代開始的。

日本推古朝聽政的聖德太子，對中國產生了「萬事悉欲仿效之心」（《馭戎慨言》），在派遣遣隋使的同時，還派出了遣隋留學生及學問僧，如推古帝十六年（628）跟隨遣隋使小野妹子前往隋朝的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僧新漢人旻、南洲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等（《日本書紀》推古帝十六年九月辛巳）。自舒明朝二年（630）至宇多朝寬平六年（864），大體相當於整個唐朝時期，日本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包括迎入唐使和送唐客使），其中十六次抵達了大陸。遣唐使節的任命，似乎特別注重諳悉漢學、博通經史、能詩善文的人物，如孝德朝的押使高向玄理，文武朝的執節使粟田真人，孝謙朝的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備真備，淳仁朝的副使石上宅嗣，桓武朝的判官菅原清公，仁明朝的大使藤原常嗣、副使小野篁、判官菅原善主，以及宇多朝任命後未能成行的大使菅原道真、副使紀長谷雄等。這個時期，還有很多留學生學問僧搭乘遣唐使船或其他船隻入唐求學，其中著名的有天智朝的智藏，文武朝的辨正、道慈，養老朝的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桓武朝的最澄、空海、橘逸勢，仁明朝的圓仁等等。這些有識之士在輸入唐代文化方面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們不但帶回了佛家經典，而且也帶回了經史子集各類書籍。自推古朝時昭明太子所編的《文選》越海東渡之後，又有許多唐人詩集在這個時期擁入了日本。競相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孫東臨）

創作漢詩之風隨着漢詩的不斷傳入在日本宮廷之中瀰漫開來。奈良時代天平勝寶三年（751），傳爲淡海三船編纂的日  
本現存最古的漢詩集《懷風藻》結集問世。到了平安時代，勅撰三集《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也相繼付  
梓。別集亦出現了《菅家文章》、《菅家後集》、《田氏家集》等。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爲中日交往漢詩的產生奠  
定了基礎。

綜觀唐宋時代中日交往漢詩，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以時代角度言，中日交往漢詩唐五代時期比較繁榮，宋代時期比較衰落。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主要集中在唐五代時期，宋代特別是宋人的此類詩作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同中日之間  
的交通往來不無關係。如前所述，唐代日本與中國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往來，幾乎平均二十年即任命一次遣唐使。與這  
些才學淵博的異國使者及求知若渴的異國學生的交遊，自然刺激了唐人的創作慾望。唐朝是詩的國度，婦孺僧道，皆  
能言詩。入唐的留學生和學問僧在求法問道之餘也自然地受到了薰染。文武朝大寶年間「遣學唐國」的道慈和辨正在唐  
之日都有所作。<sup>(10)</sup>另一個原因是唐代正是日本狂熱地汲取中國文化的歷史階段，日本從天皇到公卿都把能以漢文爲詩作  
賦作爲一種必備的文化修養而躍躍欲試。這從《懷風藻》、勅撰三集，以及後來的《扶桑集》的結集就可以找到證明。

宋朝和日本之間基本上不存在正式的國交，來往於兩國之間的主要是商船。商人重利輕文，對直接促進兩國詩歌的  
交流所起的作用不大。不過，乘坐這些商船來往於兩國之間的僧人却值得注意。如一條帝長保五年（1003）入北宋  
的圓通大師寂照、六條帝仁安三年（1169）入南宋的日本禪宗始祖千光法師明庵榮西、高倉帝承安元年（1171）入南  
宋的覺阿，都有這方面的詩作。<sup>(11)</sup>然而他們似乎只專注於佛法，作詩不過偶一爲之，這與五山時代亦佛亦詩的詩僧相比

大有不同。自南宋末年宋僧大覺禪師蘭溪道隆<sup>(12)</sup>入日以後，這類詩作才逐漸多了起來。這一時期日本雖然有《本朝麗藻》、《本朝無題詩》等漢詩集成編，然而其中中日交往漢詩所見不多，直至日本五山文學時代，隨着僧院詩的繁榮，中日交往漢詩才又出現了一個高峰。

二、以詩歌內容言，唐人以直接交往詩為主，日人兩類交往詩大體各占一半。

入唐的日人直接同唐代的騷人墨客往來交遊，相逢之時，分別之際，以詩相贈，這是唐代詩人們的一種時尚和禮儀。因此，在唐人所作交往詩中多為贈酬唱和、送往迎來、悼死傷逝之作。如日本詩人阿倍仲麻呂，元正帝養老元年（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十七歲時作為留學生跟隨第九次遣唐使入唐遊學，三十六年以後，值第十一次遣唐使入唐之時，被唐玄宗任命為日本國聘賀使，隨遣唐使船東歸。當時唐代的一些著名詩人聞訊後都有詩送別，如王維的《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並序》<sup>(13)</sup>：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

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

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

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

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

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

大意是：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孫東臨）

大海本來已一望無際，

又怎能知曉海東的情景！

不知日本遠在何處，

只曉得航船彷彿飄在萬里長空。

只須朝着東方太陽升起的方向，

歸帆就可以任憑海風吹送。

海中巨鯨的身軀把天空映得漆黑，

大魚的眼睛把波浪照得通紅。

我遠望東天，你的家鄉在扶桑那邊，

今後你將住在那四面環海的島嶼中。

從此一別分居異域，

恐怕相思兩地，音信難通！

「別時容易見時難」，王維在這首詩裡抒發的正是這種依依惜別之情。其他的尚有趙驊的《送晁補闕歸日本國》<sup>(14)</sup>、包佶的《送日本國聘賀使晁巨卿東歸》<sup>(15)</sup>，還有劉長卿的《同崔載華贈日本聘使》<sup>(16)</sup>大約也是贈他的。阿倍仲麻呂啓程離唐後，所乘船遭到暴風襲擊，飄流到安南。一時傳說他溺海身亡。李白聽到這一消息，即賦七絕《哭晁卿衡》<sup>(17)</sup>：

日本晁卿辭帝都， 征帆一片遶蓬壺。

明月不歸沈碧海， 白雲愁色滿蒼梧。

大意是：

日本國的衡朝離開了帝都長安，

朝着故國航去的，是你的一葉歸帆。

然而，你如同明月之珠落入了碧海，

我極目遠望，

只見無邊的愁雲籠罩着蒼梧山！

李白失掉摯友的哀愁如佈滿青山的白雲一樣深廣，讀之確實令人黯然泣下。以《文鏡秘府論》著稱中日的另一位日本學者空海大師，桓武帝延曆二十三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入唐留學，在唐期間與很多唐人結下了金蘭之誼，這從馬總、胡伯崇、朱千乘、朱少端、曇清、鴻漸、鄭壬等人寫給他的詩篇中可以反映出來。<sup>(18)</sup>

還有不少日僧在本國早已湮沒無聞，但他的名字却隨同唐人的詩篇載入了中日詩歌交流的史冊上，如韋莊《送日本國僧敬龍歸》<sup>(19)</sup>所寫的敬龍：

扶桑已在渺茫中， 家在扶桑東更東。

此去與師誰共到？ 一船明月一船風。

大意是：

傳說中的扶桑已在波濤渺茫之中，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孫東臨）

而您的家鄉却更遠在扶桑以東。

此日別後誰與您結伴同行？

只有那滿船明月一帆海風！

有的日僧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留下，如項斯的《日本病僧》<sup>(20)</sup>：

雲水絕歸路， 來時風送船。

不言身後事， 猶坐病中禪。

深壁藏燈影， 空窗出艾煙。

已無鄉土信， 起塔寺門前。

大意是：

遼闊的雲天海域斷絕了你的回鄉之路，

不象你來時那樣滿帆風順一路平安。

身死之後的事情，你絕口不提；

雖然有病在身，你却仍然一心坐禪。

幽深的房屋裡，牆壁上印下了你打坐時的燈影；

空疏的窗戶中，飄散出你治病用的艾絨的香煙。

來自故鄉的消息完全收不到了，



今後你將埋骨在這異國的寺院門前。

我們只能借項斯的詩，祝禱這位為中日文化交流獻出默默無聞的一生的佛門子弟。

像上述這類直接交往詩，唐玄宗、儲光羲、沈頌、錢起、劉禹錫、徐凝、賈島、林寬、無可、馬戴、方干、皮日休、陸龜蒙、顏宣、司空圖、吳融、楊夔、貫休、齊己、棲白等都有所作。<sup>(22)</sup>唐宋人的間接交往詩則很少，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對日本的狀況缺乏詳細的了解，另一方面或許是自視尊高的大國思想多少在作祟。這類詩作如北宋歐陽修的《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

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

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閃雜鏹與銅。

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

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叩童老。

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

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孫東臨）

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鑄澁短刀何足云！

大意是：

去昆夷的路途遙遠漫長，難再通行，  
世上所傳的切玉刀，誰能明瞭詳情？

這把寶刀出產於東鄰日本，

越過滄海傳入越商的手中。

香木刀鞘的面上貼着名貴的魚獸之皮，

真鍮的金黃和真銅的銀白交相輝映。

嗜好刀劍的人用重金把它買下，

佩帶身邊可以消災去難、鎮妖除凶。

聽說日本位於海中大島，

那裡土壤肥沃風俗美好。

它的祖先徐福謊說海中有仙人，

使和他同去探藥的少年終老未歸秦朝。

隨去的工匠農人和他一起定居下來，

所以至今它的各種器物都十分精巧。

唐朝時它的使者經常訪問中國，  
那裡的讀書人也大都工於辭藻。

徐福入海時還未焚書坑儒，  
因此帶去很多中國的逸書。

但是法令嚴禁將它們傳進中國，  
至今大宋沒有誰能有幸目睹。

前朝的典籍流落異域他鄉，  
海波浩淼沒有可去探訪的路途。

想到此事我感嘆激動，獨坐垂淚，  
這區區一把鈍刀又算得了什麼寶物！

日人所作的交往詩，兩類數量大體相當。直接交往詩，如阿倍仲麻呂的《銜命還國作》，元開即淡海三船的《初謁大和上二首並序》，空海的《在唐日示劍南惟上離合詩》、《留別青龍寺義操闍梨》<sup>(23)</sup>，寂昭的《黑金水瓶寄丁晉公》，藤木吉的《上宋眞宗皇帝》<sup>(24)</sup>。明庵榮西的《謁虛庵禪師》，覺阿的《辭佛海禪師東歸》以及菅原道眞等與唐代中國古代靺鞨族所建立之渤海國大使之間的唱和詩。間接交往詩，如以中國古代人物司馬遷、王昭君等爲題的詩作，僅在《文華秀麗集》中即載有十四首。<sup>(25)</sup>當時的唐帝國在世界上處於文化發達的先列，悠久的歷史傳統、繁盛的朝儀典制以及大量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孫東臨）

的文章詩賦，在日本王朝引起了一片嚮往和傾慕之心，因此，日本漢詩中出現了不少吟咏中國人、物、事的詩篇。另有一些間接交往詩，並非出自對中國的傾慕之心，而是出自客居異國的遊子的思鄉之情。「東西南北路千里，父母妻兒天一方」，這是往來於中日之間的使者們所面臨的一種客觀境遇，也是這些使者們為中日交流所不得不付出的一種精神代價，如辨正的《在唐憶本鄉》和阿倍仲麻呂的《思歸詩》<sup>(26)</sup>：

在唐憶本鄉

日邊瞻日本，雲裏望雲端。

遠遊勞遠國，長恨苦長安。

大意是：

我在異國的都城遙看故鄉日本，

透過層層雲彩遙望大海的東邊。

千里迢迢來到唐土遊學，吃盡了辛苦，

獨居長安城裏，綿綿的離愁令人痛苦不堪。

思歸詩

慕義名空在，輸忠孝不全。

報恩無有日，歸國定何年。

大意是：

我仰慕唐皇的正道英風來到中華，只博得一個空名；

我竭盡忠誠為唐皇奔走，却無法侍奉自己的父母。

報答雙親的養育之恩，今生也許沒有那一天了；

哪年哪月啊，才能回到遙遠的故土！

辨正是華裔日人，入唐後以善下圍棋深得唐玄宗的青睞，同時在長安娶唐人為妻，生有二子，可以說生活在溫柔鄉裏、富貴叢中，然而拂拭不去的鄉思還是時時襲擾他的心頭。阿倍仲麻呂，唐名朝衡，入唐後就讀於太學，與唐玄宗子儀王李璣為友，歷官左補闕、衛尉卿、秘書監，可以說冠蓋京華、青雲得意，但還是念念不忘報答春暉之心。這兩首詩都真實地再現了詩人們的精神苦悶。

三、以藝術水平言，日人所作的交往詩大體處於模擬階段，但也有詩作突破了倣效蹈襲的樊籬。

這一時期日人所作的交往詩，正處於日本漢詩發展史上的最初階段，即日本學者所稱的「翰林時代」或「王朝時代」。不管如何稱呼，反正這個時期的日本漢詩大都為宮廷之作。日人的交往詩，特別是間接交往詩都屬於這個範圍。它們較少生活氣息，寡於真情實感，從選材立意到表現手法，大都跟在唐人的塵後亦步亦趨。如嵯峨天皇的《長門怨》、《婕妤怨》<sup>(30)</sup>，這些詩題本身就是樂府曲名，中國歷代詩人以此為題，歌咏漢武帝后陳阿嬌、漢成帝妃班婕妤之詩不勝枚舉。選擇這樣的題目為詩，固然可以歌前朝的遺事，發思古之幽情，但在藝術表現上很難不落前人的窠臼。試看嵯峨天皇的這兩首詩：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孫東臨）

中國文學論集 第十四號

長門怨

日暮深宮裡，    重門閉不開。  
秋風驚桂殿，    曉月照蘭臺。  
對鏡容華改，    調琴怨曲催。  
君恩難再望，    買得長卿才。

大意是：

夜色籠罩着幽深的宮院，  
重重的宮門緊鎖不開。  
料峭的西風拂過桂殿，  
拂曉的寒月映着蘭臺。  
面對銅鏡，慨嘆花容玉貌日漸衰老；  
撫弄琴弦，不禁一腔幽怨湧上心來。  
君王的恩寵，此生恐怕再也難以期望；  
只好用黃金酬謝相如，請他爲我賦出胸中的無限悲哀。

婕妤怨

昭陽辭恩寵，長信獨離居。

團扇含愁詠，秋風怨有餘。

閑階人跡絕，冷帳月光虛。

久罷後庭望，形將歲時除。

大意是：

你失掉恩寵離開了昭陽殿，

孤獨寂寞地住進了長信宮。

滿腹憂愁地吟咏着團扇歌，

一腔哀怨有如刮不斷的秋風。

沒有人踏上你門前冷落的臺階，

只有一鈎殘月光照着你的冷帳孤衾。

重受寵幸的希望早已付諸東流，

花容月貌也將隨着歲月的流逝漸漸凋零。

這兩首詩所寫對象儘管有別，一個是曾貯金屋的陳阿嬌，一個是善咏團扇的班婕妤，然而立意卻是相同的，吟咏的都是女性色衰見棄後的憂愁哀怨。作者在表現這種愁怨時，主要採取的手法，一種是以景襯情，即以蕭瑟秋風吹拂着的桂殿、曉月寒暉映照下的蘭臺、絕無人跡的閑階、月光虛照的冷帳這樣的環境描寫，渲染出一派寂寞冷落的氣氛，襯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孫東臨）

托出所咏對象心境的淒楚悲涼，這實際上是一種虛寫。抓住這些富有特徵的景物進行虛寫映襯，正是唐人同題詩作中習用的手法，如沈佺期的「月皎風冷冷，長門次掖庭。玉階聞墜葉，羅幌見飛螢」（《長門怨》<sup>(27)</sup>），張循之的「長門落景盡，洞房秋月明。玉階草露積，金屋網塵生」（《長門怨》<sup>(28)</sup>），徐彥伯的「窗暗網羅白，階秋苔蘚黃」（《班婕妤》<sup>(29)</sup>），崔湜的「枕席臨窗曉，幃屏向月空」（《婕妤怨》<sup>(30)</sup>），劉方平的「夕殿別君王，宮深月似霜」（《婕妤怨》<sup>(31)</sup>），盧綸的「空宮古廊殿，寒月照斜暉」（《長門怨》<sup>(32)</sup>）等等，都是以秋天的寒風、空中的冷月、冷落的臺階、空虛的幃帳來烘托人物的精神苦悶。嵯峨天皇採用的另一種手法是以人物動作的描寫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對鏡顧影自憐，調琴傾訴哀怨，咏扇以遣懷，臨風而悵惘，這些舉動是薄命女一懷愁緒的具體的直觀表現，是人物內心世界的直接披露。這種手法實際上是一種實寫，在唐人同題之作中也是屢見不鮮的。如虞世南的「鏡前紅粉歇」（《怨歌行》<sup>(33)</sup>），徐賢妃的「含情泣團扇」（《長門怨》<sup>(34)</sup>），崔湜的「不分君恩斷，新牀視鏡中」（《婕妤怨》<sup>(35)</sup>），齊澣的「携琴就玉階，調悲聲未諧」（《長門怨》<sup>(36)</sup>），李白的「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長信怨》<sup>(37)</sup>），皇甫冉的「由來咏團扇，今與值秋風」（《婕妤怨》<sup>(38)</sup>）等等，都是以對鏡獨悲、調琴寫怨、咏扇自況、臨風怨望這樣的動作描寫表現人物一江春水似的哀愁。從上所述論可以看出，嵯峨天皇的詩是在借鑑唐人表現手法的基礎上而創作的。

正如一個人必須經過總角才能成年一樣，這種模擬是日本漢詩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階段。沒有模擬就沒有創造，日本漢詩人中有些作家正是經歷了模擬的過程以後，使自己的創作日臻成熟的。死後被奉為學問之神的平安時代的詩人菅原道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道真和兩度赴日的渤海大使裴頌均有唱和之作，試看其中的兩首：

夏夜於鴻臚館餞北客歸鄉<sup>(39)</sup>



歸歟浪白也山青，恨不追尋界上亭。  
腸斷前程相送日，眼穿後紀轉來星。  
征帆欲繫孤雲影，客館爭容數日閑。  
惜別何爲遙入夜，緣嫌落淚被人聽。

大意是：

你即將伴着白浪青山踏上歸去的路程，  
我恨不得把你一直送到邊界上的驛亭。  
在這餞行的時刻，我不禁爲離別而愁腸寸斷；  
期望你來日再度出使日本，我恐怕會望穿眼睛。  
既然你的歸船要去追蹤天邊的孤雲，  
挽留你在賓館中再任幾日已不可能。  
此夜送行的酒宴爲什麼遲遲不散，  
那是因爲我不願叫旁人聽到惜別的哭聲。

夏日餞渤海大使歸，各分一字探得途<sup>(40)</sup>  
初喜明王德不孤，奈何再別望前途。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孫東臨）

送迎每度長青眼，離會中間共白鬚。

後紀難期同硯席，故鄉無復忘江湖。

去留相贈皆名貨，君是詞珠我淚珠。

大意是：

你作為友邦的使者前來，表明我國賢王有德不孤，

我們剛剛為此感到欣喜，無奈你又要踏上歸途。

每次送往迎來，都有幸蒙你青眼相待，

上次分手到此次重逢，可嘆彼此都白了鬚鬢。

未來的歲月，很難再期望我們同席賦詩，

願你歸國之後，不要忘卻大海東邊的詩侶。

在這別離之際，彼此互贈的都是名貴的寶物，

你贈的是字字珠璣的詩章，我還的是依依惜別的淚珠。

道真在《鴻臚贈答詩序》中曾寫道：「每列詩筵，解帶開襟，頻交杯爵。凡厥所作，不起衰草。五言七言，六韻四韻，默記畢篇，文不加點。」<sup>(41)</sup>以如此敏捷的文思，寫出這樣曉暢圓活的詩章，確實難能可貴。裴頠說他「風體頗似白

樂天」，雖係稍嫌溢美的外交辭令，但也並非全無道理。

總之，唐宋時代作為中日詩歌交流史上的初始階段，為後世兩國的詩歌交往揭開了序幕。宋末元初以後，隨着日本

五山詩僧登上詩壇，唐宋時代所奠定的兩國詩歌往來的傳統進一步得到了繼承和發揚。關於元明時代中日交往漢詩的概況，容他日另文綜述。

〔附記〕

一九八五年一月，於東瀛

本文係筆者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日應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之邀前往講演的底稿。筆者輯錄中日交往漢詩，曾多蒙岡村繁先生、劉三富先生賜教，西村秀人先生亦予大力贊助，謹此一併致謝。

注：

- (1) 《蕉堅稿》。
- (2) 《全唐詩逸》卷上。
- (3) 《唐大和上東征傳》。
- (4) 《禪居集》。
- (5) 《扶桑名賢詩集》卷四。
- (6) 《岷峨集》。
- (7) 《吞碧樓詩軸》二。
- (8) 《東海瓊華集》。
- (9) 《欒城集》卷十三。
- (10) 如《懷風藻》所載之辨正詩《與朝主人》、《在唐憶本鄉》、道慈詩《在唐奉本國皇太子》。
- (11) 寂照《黑金水瓶寄丁晉公》、見《談苑》；榮西《謁虛庵禪師》、見《興禪護國論序》；覺阿《辭佛海禪師東歸》、見《五燈會元·覺阿傳》。
- (12) 《本朝高僧傳》卷十九載，蘭溪道隆，俗姓冉氏，西蜀涪江人，宋淳祐六年（日寬元四年，一二四六）赴日。
- (13) 《極玄集》上。
- (14) 《全唐詩》卷一百二十九。
- (15) 《全唐詩》卷二百零五。
- (16) 《全唐詩》卷一百五十。
- (17) 《李太白全集》。
- (18) 馬總《贈日本僧空海離合詩》、胡伯崇《贈釋空海歌》、均見《遍照發揮性靈集序》。朱千乘《送日本國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貢方物而歸海東詩並序》、朱少端《送空海上人朝謁後歸日本國》、曇清《奉送日本國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獻後却還》、鴻漸《奉送日本國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獻後却還》、鄭壬《奉送日本國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獻後却還》、以上均見《弘法大師全集》卷十五《蘭契遺音集》。
- (19) 《全唐詩》卷六百九十五。
- (20) 《全唐詩》卷五百五十四。

唐宋時代的中日交往漢詩（採東臨）

- (21) 儲光義《洛中貽朝校書衡朝即日本人也》，見《全唐詩》卷一百三十八；沈頌《送金文學還日東》，見《文苑英華》卷二百七十一；錢起《送僧歸日本》，見《唐詩紀事》三十；劉禹錫《贈日本僧智藏》，見《文苑英華》卷二百二十一；徐凝《送日本使還》，見《全唐詩》卷四百七十四；賈島《送樞山人歸日本》，見《文苑英華》卷二百三十二；無可《送朴山人歸日本》，見《文苑英華》卷二百三十二；馬戴《送朴山人歸海東》，見《文苑英華》卷二百三十二；方干《送僧歸日本》，見《全唐詩》卷六百五十二；皮日休《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重送》，見《全唐詩》卷六百一十四；陸龜蒙《和襲美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聞圓載上人挾儒書泊釋典歸日本國》，見《全唐詩》卷六百二十六、卷六百二十九；顏萱《送圓載上人》，見《全唐詩》卷六百三十一；司空圖《贈日東鑿禪師》，見《文苑英華》卷二百二十四；吳融《送僧歸日本國》，見《全唐詩》卷六百八十四；楊夔《送日東僧遊天台》，見《文苑英華》卷二百二十四；貫休《送僧歸日本》，見《禪月集》卷六；齊己《送僧歸日本》，見《全唐詩》卷八百四十七；棲白《送圓仁三藏歸本國》，見《全唐詩》卷八百二十三。
- (22)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四。
- (23) 《弘法大師全集》卷十《拾遺雜集》。
- (24) 《月令廣義》。
- (25) 這十四首是：嵯峨天皇《史記講竟賦得張子房》、《長門怨》、《婕妤怨》、《王昭君》、《長岑安世》、《賦得季札》、《奉和王昭君》、仲雄王《賦得漢高祖》、管原清公《賦得司馬遷》、《奉和王昭君》、巨勢識人《奉和長門怨》、《奉和婕妤怨》、桑原腹赤《奉和婕妤怨》、朝野鹿取《奉和王昭君》，均見《文華秀麗集》卷中。
- (26) 《古今和歌集目錄》。
- (27) 《全唐詩》卷九十六。
- (28) 《全唐詩》卷九十九。
- (29) 《全唐詩》卷七十六。
- (30) 《全唐詩》卷五十四。
- (31) 《全唐詩》卷二百五十一。
- (32) 《全唐詩》卷二百七十七。
- (33) 《全唐詩》卷三十六。
- (34) 《全唐詩》卷五。
- (35) 《全唐詩》卷五十四。
- (36) 《全唐詩》卷九十四。
- (37) 《全唐詩》卷一百八十四。
- (38) 《全唐詩》卷二百四十九。
- (39) 《官家文章》卷二。
- (40) 《官家文章》卷五。
- (41) 《官家文章》卷七。